



JG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94-105.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09>



## 地理诗学中的阈限空间：伊丽莎白·毕晓普诗歌中的海湾书写与家园重构

袁 丽 (YUAN Li), 雷艳妮 (LEI Yanni)

**摘要：**伊丽莎白·毕晓普作为 20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创作因其漂泊的人生轨迹而呈现出独特的地理空间意识。她在诗歌中反复书写半岛、海峡、陆岬、港湾和码头等“海湾地带”，这些水陆交界的空间形态既指向停泊与包裹，也保留了通向外部的开放性，因而构成了具有过渡特征的“阈限空间”。本文在地理诗学视域下，以莫雷蒂提出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为基础，并以梅新林提出的“双层空间”概念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毕晓普以时间和体验的非同时性为特点的“体验-时间”理论，考察海湾意象如何在不断回返与持续重写中被诗性激活，并由此形成兼具流动性与归属感的诗学空间。毕晓普的海湾书写不仅是地理实践的诗性记录，更是一种将客观地理空间转化为内在经验场域的实践过程，在时间延宕与记忆回返中推进身份定位与家园重构。

**关键词：**伊丽莎白·毕晓普；地理诗学；阈限空间；海湾书写；家园重构

**作者简介：**袁丽，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诗与诗论，电邮为 yuanli9@mail2.sysu.edu.cn；雷艳妮（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诗与诗论，小说和戏剧研究，以及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电邮为 leiyanni@mail.sysu.edu.cn。

**Title:** Liminal Spaces in Geo-poetics: Bay Writing and Home Reconstruction in Elizabeth Bishop's Poetry

**Abstract:** Elizabeth Bishop,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poe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sense of geographical space in her poetry in response to a wandering life. In her works, she repeatedly depicts a “bay zone” including peninsulas, straits, promontories, bights, and wharves. Situated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land and the sea, these spatial forms suggest anchorage and enclosure while still retaining an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thus functioning as transitional liminal spaces. From the

Received: 03 Nov 2025 / Revised: 16 Apr 2026 / Accepted: 24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perspective of geo-poetics, this article draws on Franco Moretti's distin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in space" and "space in literature" and adopts MEI Xinlin's dual space conception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Meanwhile, based on Bishop's theory of "experience-time", which emphasizes the non-simultaneity of time and experience, it examines how bay imagery is poetically activated through repeated returns and continual rewritings. As a result, it constructs a poetics of space that holds both a sense of fluidity and belonging. Bishop's bay writing is not merely a poetic record of geographical practice, but also a process that transforms objective geographical space into an inner experiential field, advancing identity positioning and hom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emporal delay and the return of memory.

**Keywords:** Elizabeth Bishop; geo-poetics; liminal spaces; bay writing; home reconstruction

**Author Biographies:** YUAN Li, a Ph.D.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English,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with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English Poetry and Poetics (Email: yuanli9@mail2.sysu.edu.cn). LEI Yanni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supervisor for Ph.D. candidates, and cooperative supervisor for postdoctoral studies at Department of English,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Poetry and Poetics, Novel and Drama Stud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Studies (Email: leiyanni@mail.sysu.edu.cn).

## 引 言

伊丽莎白·毕晓普 (Elizabeth Bishop, 1911-1979) 是 20 世纪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毕晓普生前亲自筹备并正式发表了五本诗集, 其中《北方和南方》(*North & South*, 1946)《旅行的问题》(*Questions of Travel*, 1965) 和《地理学 III》(*Geography*, 1976) 在书名层面都呈现出鲜明的地理指向。约翰·赫兰德 (John Hollander, 1983) 直接把《北方和南方》看作是《地理学 I》, 《旅行的问题》是《地理学 II》(p. 245)。由此可见, 这种命名方式揭示了地理经验在其诗歌建构中的诗学结构意义。长期往返于加拿大、美国、法国、巴西等地之间的生活经历, 使她形成了高度敏感的空间意识。在其诗歌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涉及半岛、海峡、陆岬、港湾和码头等水陆交界的“海湾地带”。这些空间并非作为单纯的自然风景出现, 而是在反复书写中被赋予了明确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本文据此将“海湾”界定为一种诗学化的阈限空间, 它既不同于抽象的边界概念, 也不等同于所有海岸地貌的自然属性, 而是毕晓普在诗歌中反复建构的, 具有“停靠-出发”和“包裹-敞开”双重张力的空间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海湾成为她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地理符号。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毕晓普诗歌中地理、旅行与空间经验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苏珊娜·霍利斯特 (Susannah L. Hollister, 2012) 在《毕晓普的地理感受》一文中探讨了毕晓普如何通过地理隐喻发展其诗学表达。金·弗图尼 (Kim Fortuny, 2003) 从形式层面分析旅行经验与诗歌结构的关系。麦考克尔·詹姆斯 (James McCorkle, 2019) 则提出“岛屿诗学” (poetics of islandology), 指出“毕晓普的身份与海岸线和岛屿有关” (p. 267)。国内学者也不乏关注这一主题的研究, 胡英 (2014) 在所撰的《地理、旅行与家园——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旅行诗学》一文中剖析了毕晓普对空间的地理非常着迷, 并在诗歌中探索地理和地图的普遍意义。张跃军 (2017) 结合空间诗学、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解读毕晓普的巴西主题旅行诗歌。黄小平 (2022) 留意到“失根状态使她对空间、方位、地理等领域产生高度的敏感和独特的认知” (p. 150), 故而她从毕晓普诗歌中的建筑空间和自然空间两个层面出发分析其失根困境及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然而, 现有研究往往多将讨论范围停留在“自然景观”或“旅行空间”等宽泛层面, 缺乏对“海湾地带”这一特定空间意象的深入分析, 也较少从阈限空间的角度系统探讨其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本文采用“地理诗学”作为分析框架，该理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吉（Michel Deguy）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随后苏格兰法语诗人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 2018）于1979年正式创立“地理诗学”学派，进一步指出地理诗学旨在“探索人与大地之间既感性又智性的关系”（p. 22）。由此可见，地理诗学的重点不在于关注地理再现本身，而是试图通过诗歌与艺术实践，重建人与大地之间被现代性割裂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 1998）教授在《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年》中明确提出并区分了“空间中的文学”（literature in space）与“文学中的空间”（space in literature）这两个重要概念，前一种情况对应“真实的历史空间”，后一种情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虚构的东西”（p. 3）。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梅新林（2015）进一步提炼出对应的“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概念，前者“链接物理空间，是实在的，有限的”，后者则“链接心灵空间，是虚拟的，无限的”（p. 134）。与此同时，赵佳（2022）则直接指出，“诗人在成为文学实践者之前首先应是地理实践者，他在与大地的接触中找回肉身和感官的灵敏，打开存在的向度”（pp. 29-30）。毕晓普正是这样一位地理实践者，如同她诗歌中描写的那只矶鹬一样，一生“都在海岸线上啄食”（Tóibín, 2015, p. 52），并通过反复书写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尤其聚焦于海湾这一水陆交界的阈限场域，将身体经验、感官知觉与诗性思考紧密联系。基于此，本文在地理诗学的总体视域下，以梅新林所提出的“双层空间”概念为具体的分析路径，聚焦毕晓普诗歌中的海湾地带书写，结合她提出的“体验-时间”（experience-time）理论，考察海湾地带这一阈限空间如何在时间延宕与记忆回返中被反复进入与持续重写，进而由客观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个人记忆、身份意义与家园想象的诗性空间。

### 海湾地带与阈限空间的诗学建构

扬·戈顿（Jan B. Gordon, 1973）曾把毕晓普描述为一位“为地理尽头着迷”的诗人，认为“那些水陆的指尖是更广之地的感觉接收器”（p. 297）。毕晓普自幼便熟悉这种水陆交界的地理空间，它们兼具陆地的稳定性与海洋的开放性，在其诗歌中被反复书写并转化为具有诗学意义的空间形态。这些空间不仅是自然风景，而且是被诗化的存在场域。从人类学角度来看，“阈限”（liminality）原意为门槛，最先出自于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 2010）的著作《过渡礼仪》（*The Rites of Passage*）中，意指通过门槛建筑的空间过渡所产生的精神过渡礼仪（pp. 17-18）。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 200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其不清晰、不确定的特性被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段在众多的社会中表现（p. 95）。如果将这一概念转化为空间范畴，那么海湾恰恰构成了一种典型的阈限空间地带：它既不是稳固的陆地，也不是无边的大海，而是两者持续交汇、互相渗透的过渡空间。毕晓普诗歌中的海湾地带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陆交界处，更是在诗学层面承载多重感知、情感与认知的阈限空间，这种对阈限空间的持续关注实则与毕晓普早期形成的空间经验密切相关。童年时期，她长期生活于北大西洋沿岸的新斯科舍省，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在身体层面塑造了她对水陆交界空间的依赖与亲近感。此后，无论是在基韦斯特的岛屿，还是在毗邻南大西洋的巴西生活，她都反复选择靠近海湾或海岸而居。海湾地带这一空间形态由此成为她长期地理实践中反复驻足的场域，逐渐内化为一种身体记忆与感官经验的延续，也使她对空间的边界性与过渡性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在这一经验基础上，她逐渐形成了一种将地理空间视为“自我映照场域”的诗学意识。正如米利尔（Brett C. Millier, 1993）所指出的，毕晓普在新斯科舍之行的笔记中常以“GM”（geographical mirroring, 地理镜像）作标记，这些记录是其“试图在土地和海洋中找到自身映像的一部分。”（1993, p. 182）从这一点来看，地理空间创作在她的创作中并非被动的自然现象，而是参与主体认知与身份生成的能动媒介，尤其是在水陆交界的海湾地带，土地与海洋的并置为主体提供了镜像

化的空间条件，使自我得以在边界与过渡之中被反复确认与重写。

毕晓普第一本诗集《北方和南方》中的第一首诗歌《地图》（“The Map”，1946）可视为其地理诗学书写的开端。正如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 1983）所指出的，“毕晓普诗歌中对地理和地形的关注构成了我们从世界获得知识的背景”（p. 242）。在这首诗中，诗人作为一位“地图凝视者”对陆地与海洋的空间关系发出拷问，

陆地向下倾斜抑或是为了从底下托举起大海，  
平静地抓住它并使其围绕四周？  
沿着布满细腻的、棕褐色沙子的大陆架  
陆地是否正在从底下使劲地拖拽着大海？（Bishop, 2008, p. 3）

这种反问不单纯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疑问，而是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空间思考，揭示出两者之间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附、彼此牵引的关系。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种表述的不确定性恰恰消解了两者明确的分界线，使空间关系本身呈现出一种暧昧且流动的状态。进一步来说，这种对水陆关系的反复追问，也隐含着诗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投射。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托举”和“拖拽”，不仅是空间的力学想象，也可被理解为主体既渴望稳定的支撑，却又无法摆脱流动与不确定性。毕晓普一生中反复体验到的空间感受，既依附于某个具体地点，又始终处于随时离开的可能之中。因此，这一段诗行通过她对地理结构的想象性重构，使地理空间成为主题经验的表达媒介，而非单纯的自然背景。这种对空间关系的重新想象，将地理结构转化为存在经验的诗性表达，恰恰是毕晓普地理诗学的核心特征之一。

在诗歌的第二节中，毕晓普提及真实存在的纽芬兰岛和拉布拉多岛，但这些她在 21 岁时曾亲身抵达的地理空间不是以客观的地理坐标出现，而是被纳入其阈限空间的诗学建构之中。“平躺着的”纽芬兰岛，被爱斯基摩人涂成黄色的拉布拉多半岛，这些明显的拟人化描写使原本抽象的地理符号转化为具有姿态和可被感知的存在。通过这种诗性的转化，地理空间不再只是地图上的边界单位，而是进入一种可被身体经验所接近的阈限状态，成为介于客观地理与主观感知之间的中介空间。甚至，当诗人面对这些“迷人的海湾”时，渴望“轻抚”它们，“似乎在期待它们的绽放，/或者似乎把它们当作为隐形的鱼儿提供的一个洁净的笼子”（Bishop, 2008, p. 3）。在这里，海湾不再是通向远方的通道，而是一个具有包裹性与庇护性的阈限空间，它既未完全封闭，也并未彻底敞开，而是为主体提供暂时停驻与自我安置的可能。其中，“隐形的鱼儿”正是这一阈限空间中得以存在的主体隐喻，只有在海湾地带这一过渡性场域中，它才能获得暂时的容身之所。

进一步来看，诗歌并未停留在视觉层面的空间再现，而是通过触觉意象深化阈限经验。由于地图上海湾地带的半岛等地理结构局促狭小，无数的海滨城市名字看上去都“跑到海里”，而其他城市的名字也“横亘在邻近的山脉之上”（Bishop, 2008, p. 3）。这些突出的半岛在诗人看来并不突兀，反而像是“把水握在拇指和其他指头间/犹如妇女触摸织物般的顺滑感”（Bishop, 2008, p. 3），视觉瞬间幻化成了一种可被“握住”的触感体验。通过这一触觉隐喻，地图从理性认知的工具转化为身体参与的阈限媒介。正是在这一阈限空间的体验过程中，诗人感受到一种“激动”，这是一种“情绪远远超越缘由”的感受，这种情绪让诗人断言“比历史学家更精巧的是地图绘制者的颜色”（Bishop, 2008, p. 3）看似无缘由的“激情”，实则包含着诗人心中充沛而热烈的对家的渴望和眷念之情。地图绘制者在诗中除了充当再现历史或标识界限的技术角色，更是能够为空间赋予情感秩序与感知结构的创造者。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颜色的反复强调和思考表明颜色不只是区分地域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将空间转化为可感的诗性方式。通过色彩的介入，地理空间被重新激活，获得了超越客观再现的情感密度与存在意义。

需要留意的是，《地图》这首诗的形式结构同样参与了阈限空间的诗学建构。诗歌首节与末节在行数与韵式上的高度对应，形成了一种回环式的结构安排，而中间部分则相对松动，呈现出更为开放

的节奏。这种结构上的张力并非纯粹的格律技巧，而是与诗中所呈现的空间经验形成了内在呼应。严整的收尾如同相对稳定的陆地边界，而中段的自由伸缩则模拟了海湾地带在潮汐作用下不断变化的形态。形式在此不再只是承载意义的外壳，反而成为了阈限空间得以被感知和想象的结构条件。从这一角度看，诗歌的韵律与布局并未独立于内容存在，而是通过回环、包裹与松弛的结构关系，强化了水陆交界空间所具有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这种形式与空间经验的互动，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获得一种近似“进入海湾”的感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毕晓普的诗学实践与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2013）在《空间的诗学》中的论述相呼应，即“作家预先就知道数以公里计的他的孤独的大小。于是，我们在地图上梦想，我们像地理学家一样梦想”（p. 264）。地图在诗中不只是空间的再现工具，而是激发空间想象与存在感知的媒介，使阈限空间得以在形式与意义的交互中被重新定位。

米歇尔·柯罗（Michel Collot, 2014）曾提到，“在当代诗歌与叙事里提倡空间的书写并不一定意味着非人化或彻底的客观主义，它可以用来重新界定抒情的主题或者人物，这些变得与围绕着四周的风景不可分离”（p. 246）。不得不说，毕晓普在诗歌中对自然景观的细致描绘，并非背景性的再现，而是主题经验得以生成的重要条件，尤其是海湾地带这一反复出现的空间形态，不仅承载着诗人对环境的长期感知，也逐渐成为其诗歌中追寻自我与身份的重要线索。从空间结构上来看，段义孚（2018）在《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中指出，海滨地区之所以具有特殊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海岸凹陷的特征与峡谷能形成安全的意象”（p. 171）。这一论断正好揭示了空间形态本身所蕴含的包裹性与安全性。对于毕晓普而言，海湾恰恰是一种兼具内缩与外延特征的地理结构：它既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边界，又始终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开放联系。这种结构性的特征，使海湾成为一种典型的阈限空间，为主体在停驻与出发之间提供了过渡性的存在位置。类似的阈限空间诗学建构亦可在《在渔屋》（“At the Fishhouses”）中得到印证。诗歌中所描绘的海湾除了作为自然背景，还被明确置于感知与认知的交界地带，诗人以“暗黑、咸涩、清澈、涌动、绝对自由”的海水比喻成“我们想象中知识的样子”（Bishop, 2008, p. 52），这样的海湾便成为主体试探认知边界的场域。与《地图》中通过制图、颜色与边界关系激活空间不同，此诗更侧重于触觉与温度的体验，借由身体感知将海湾转化为一种阈限性的认知空间。这两首诗在表现手法上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指向同一空间逻辑，即海湾作为水陆交界的阈限空间，在毕晓普诗歌中反复承担着连接感官经验与诗学思考的功能。

正如马克·谢尔（Marc Shell, 2014）所言，“所有的岛屿，和海岸都具有浮动，阈限的一面”（p. 36）。在这一意义上，毕晓普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海湾地带，并非客观的地理存在，而是一个长期被体验、被依赖并不断被重写的阈限性空间。从身体的游历到心灵的投射，这一水陆交界的空间形态始终为她提供着意义生成的条件。通过持续的书写实践，她将对海湾的空间经验转化为一种稳定的诗学机制，其中海湾承载着边界的不确定性，也容纳着认知的展开与想象的投射。由此可见，海湾地带在毕晓普诗歌中是一个融合了主体经验、认知维度与归属想象的阈限空间。在反复构建的空间意象中，毕晓普将个体的存在感知嵌入到具体的地理结构之中，形成了其空间诗学的核心特征。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一阈限空间的确立，奠定了其地理诗学的基本框架，也为其诗歌中时间错位、感知延宕与家园想象的展开提供了关键的前提条件。

### 海湾阈限空间中的时空交织与非线性感知

毕晓普对海湾地带的书写并未停留在空间结构或象征层面的建构，而是体现在具体地理实践中的感知经验。她在瓦萨学院就读期间，在《时间的星座》《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关于其诗歌中时间控制的笔记》和《小说的维度》三篇文章中都反复提及“体验-时间”的创作理念。“体验-时间”理论是毕晓普观察天空中飞翔的候鸟群所引发的思考而得。候鸟群无形中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着同一种

时间模式，队列整齐地向前行进着，于是启发她联想到文学创作中时间这一要素的作用。她说，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显地逃避一件事的情感结果，本来应该在高兴或悲伤的时候并没有感到高兴或悲伤，但几小时甚至几天后突然有了那个时候的情绪出现。当然，在这种属于它的情感被感受到之前，这种经历是不可能按照时间顺序来计算的。”（Bishop, 2008, pp. 676-677）

基于这一认识，毕晓普在创作中有意回避线性的历史叙事，转而采用一种由空间触发和情感延宕的表达方式，使地理空间成为时间经验得以重新组织的重要条件。

苏珊娜·霍利斯特（Susannah L. Hollister, 2012）曾直言，“毕晓普对空间的兴趣并不和对时间感兴趣冲突。反而，她在地理（甚至在地图学）中发现了她所看重的多维度的模式，而历史恰好可以作为一种辅助”（p. 405）。毕晓普在其诗歌的创作中并未将时间与空间视为彼此对立的维度，而是在具体的地理经验中发现二者交织生成的多重结构。无论旅居何处，海湾地带一直是毕晓普展开地理实践的现实场所，因为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陆交界，更是其个人记忆、情感与认知不断交汇与重组的场所。如此一来，毕晓普的海湾书写在本质上体现出一种非线性结构，地理空间是相对恒定的，而时间则通过延宕、重复与交错赋予其新的意义，使“海湾地带”成为她探索身份和存在逻辑的动态场域。马克·福特（Mark Ford, 2003）把毕晓普的写作剧场定位于海岸线，因为他认为“海岸通常被认为是不同意义系统之间得以最充分和最有益地上演的空间”（p. 239），这恰恰揭示了海湾地带在毕晓普诗歌中充当多重经验、感知与意义交汇的过渡场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布雷顿角》（“Cape Breton”，1949）展示了海湾这一阈限地带如何将空间经验转化为非线性的时间感受。这首诗所写的布雷顿角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东部，与毕晓普幼时生活过的地方处于同一地域文化空间，可以说是一种带着回返意味的抵达。诗歌开篇将鸟群置于海岸边的悬崖之上，它们“背对着大陆/排成整齐、不规则的队列沿着悬崖边枯黄的草丛边缘站立”（Bishop, 2008, p. 48），大陆随之被推到了视线之后，海水伴着雾气持续移动，“如丝绸般的水流正流淌着和奔涌着，/消散在四面八方的雾气中”（Bishop, 2008, p. 49）。这一连串的动态描写既是视觉层面的波纹，也是时间层面的持续动作，关键的是雾气把方向和边界模糊化了，使水陆的分界呈现出一种只能被经验，却无法被界定的阈限状态。诗人随后把薄雾比喻成“仿佛被吸干殆尽的腐烂雪冰，”并引出“冰川的幽灵在那些层层叠叠的冷杉中游荡”（Bishop, 2008, p. 49）。“幽灵”一词把过去以残留与游移形态的存在置于当下，“层层叠叠的冷杉”实际上也是通过自然植物反映出时间的层积感，这让过去与现在共同在雾气的作用下得以并置与共存。诗歌的结尾处，毕晓普以极为克制的方式收束全诗，“鸟儿继续吟唱，小牛发出叫声，公交车启动”（Bishop, 2008, p. 50）三组动词并列，鸟鸣、牛哞和巴士启动的声响在同一瞬间并置，从开始的视觉景观转向听觉主导，以声响的持续和断续被标记出来。“持续的鸟鸣”和“刚启动的巴士”正好对应“仍在发生”与“开始离去”，主体既未真正抵达稳定的归宿，也无法停留在一种被完整安放的状态之中，海岸线作为阈限场域的过渡性被进一步强化。紧随其后的三行诗句将这一过渡性推向了更深层的时间经验，“淡淡的薄雾伴着/梦境中的白色变幻；/一股古老的寒意正在幽暗的溪流中如涟漪般荡漾”（Bishop, 2008, p. 50）。从头到尾的“雾气”不再是模糊边界的自然屏障，而被赋予了一种近乎主体化的无方向、无终点的漂移状态。与此同时，“古老的寒意”在幽暗溪流中荡开的过程，也与诗人内心情绪的扩散与回流形成了隐秘的对照，使外部气候成为了一种可被感知的内在温度。这种由漂移的雾气、声响的回荡和古老的寒意共同形成的海湾场域，正好印证了海湾地带在毕晓普诗歌中是多重感知与意义得以交汇并持续展开的阈限空间。毕晓普在之后的诗作《抵达桑托斯》中，以初到异地港湾的具体场景为出发点，进一步呈现阈限空间如何触发情感延宕，并引出诗人对家的反向追问。

诗集《旅行的问题》（*Questions of Travels*）中的开篇诗《抵达桑托斯》（“Arrival at Santos”，1952）尤为集中地呈现了非线性感知如何在异地海湾空间中被激活。诗中记录了毕晓普于1951年造访南美时所见到的巴西著名港口城市桑托斯市的海湾景象：“这儿是海岸；这儿是港湾；/这儿，狭长的海岸

线背后,是一些风景:不规则的形状和——谁知道呢?自怜的高山, /在枯燥的绿植下显得悲哀且夺目”(Bishop, 2008, p. 71)。初到此地的诗人并未如传统旅行书写般表现出新奇或兴奋,反而以一种近乎冷静的方式重复标注空间坐标,实际上,这种指认式的语言不是为了确认抵达的事实,却更像是一种在空间边缘反复确认自身位置的姿态。值得注意的是,“狭长的海岸线”(“after a meager diet of horizon”)这一短语暗含着诗人在漫长旅行之后所经历的并非期待中的丰富感知,而是一种感官与情绪的匮乏感,恰好构成了毕晓普所说的非线性感知,即空间已经进入,情感却尚未到达。紧随其后的景观描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错位关系,如“不规则的形状”“自怜的高山”“枯燥的绿植”和“悲哀且夺目”中看似不协调的形容词恰好暗合诗人在异域空间中,将内在情绪延宕性投射于外部景观的结果,体现出情感在空间停驻中逐渐浮现的状态。

第二节中“哦,游客”的出现标志着诗歌叙述视角的内在转向,其中的反讽意味在下一句中尤为明显,“难道这个国家就打算如此回答你 / 和你傲慢的要求:一个不同的世界, / 和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完全理解”(Bishop, 2008, p. 71)。旅行者内心所有的期待在抵达瞬间并未实现,反而被空间本身的冷漠与迟滞所抵消,打破了线性旅行叙事中本应“抵达—理解—满足”的逻辑顺序,呈现出一种被悬置的认知状态,正好指向毕晓普“体验—时间”理论中所提及的情感延宕。令人意外的是,诗人在处理“抵达”的动作轨迹时显得十分琐碎而缓慢,始终未强调目的地的意义。运送她们到达港口的中转船被放置在“26艘货船中间”(Bishop, 2008, p. 71)的这一细节描写凸显了海湾地带的阈限性特征。诗歌后半部分中诗人断言,“港口是必需品,像邮票或肥皂一样”(p. 72),这里的港口被赋予了一定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并不作为诗人心中的目的地而存在,这一比喻强化了它作为过渡场域的属性,也暗示诗人并不打算在此完成意义建构。投递完信件的“我们立即离开了桑托斯, /我们驶向内陆”(Bishop, 2008, p. 72),此刻的空间移动证明了港湾的阈限性特质,它是触发感知与情感回流的中转点,也不是最终的归属之地。由此可见,《抵达桑托斯》并未将“抵达”处理为叙事的高潮,而是通过对海湾这一阈限空间的反复描写,呈现出时间与情感的非同时性,情感在空间的转换中持续生成。正是在这种异地海湾的停驻与迟疑中,诗人得以展开对“家”的反向思考,使港湾成为非线性时间经验得以显现的重要场域。

芭芭拉·佩奇(Barbara Page, 1981)曾将毕晓普的写作过程比喻为“岛屿”,“就像她达到最终的、不可改变的版本之前,在连续的草稿中移动一样”(as cited in McCorkle, 2019, p. 266)。值得一提的是,毕晓普完成作品的速度极慢,有些诗稿甚至是十年之后才得以完成。她缓慢而漫长的创作节奏,正是身体旅行与精神探索的写照,这一点与她诗歌中所呈现的时间延宕结构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对应。罗威尔(Robert Lowell, 1973)在写给毕晓普的一首诗歌中以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方式描绘了她的写作状态:“你那些文字是否还悬在空中,十年/未竟,粘贴在告示板上,留着空隙/或空白给那句不可想象的短语。”(p. 198)毕晓普在写作中常见的“悬置”与“未完成”的状态反映出她始终将作品置于一种可反复回望、不断修订的状态之中,这种漫长的酝酿过程,与其说是写作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与时间相处的独特方式,因为诗人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沉淀与显形。从《地图》《在渔屋》《布雷顿角》到《抵达桑托斯》等作品可以看出,海湾这一水陆交界的阈限空间既保持了物理地理上的相对恒定,又不断在时间的延宕、记忆的重叠和情感的回溯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由此可见,海湾成为了她不断思索身份与归属的重要所在,既是她观察世界的触点,更是其情感得以安放的重要场域。

### 海湾书写中的家园重构与归属生成

毕晓普(Bishop, 2011)曾表示,“即使我有‘不幸的童年’这份奖品,它几乎忧伤地可以写进教科书,但是不要以为我会沉溺其中”(p. 431)。这一表态揭示她并不以创伤叙事作自我解释,而更倾

向于在空间经验中寻找可栖居之所的意义。长期飘泊的她始终处于阈限性的空间感受之中，海湾地带这种微敞口式的地理结构对于她而言，既是启航之地，也是抵达之地，是她关于“家园”和“归属”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海湾成为她建构家园意象的重要媒介，呈现出地理实践和情感追寻的双重张力。正如段义孚（2017）所说，“宽敞与实现自由的感觉密切相关。自由意味着空间，意味着有足够的地方去活动”（p. 42）。毕晓普从中学时期起就热衷于旅行，在不同地方空间中切换，让她试图逃避心之所殇的故地，但实际上她离开的距离越远，越容易勾起她内心深处的眷念之感。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特别介绍了空间和地方的关系，认为是地方感使得空间变成了地方。“地方”是“感知价值中心”（p. 3），同时也是“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p. 44），一个可以让人在其中栖息的所在。这种“体验-栖居”的地方感与她的情感延宕的理解在结构上互相呼应，即情感不总在当下生成，而常在重返与回望中逐渐显现。进一步说，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 2025）所提出的“处所意识”（topophrenia）提醒我们，人的思考总是与地方纠缠在一起，它并非单指一种不快乐的情绪，其总体效果大致包含了从“恋地情结”（topophilia）到“处所恐惧”（topophobia）的方方面面（pp. 15-16）。在这一意义上，毕晓普对海湾地带的反复靠近，既包含了对“可栖居之所”的渴望，也难免伴随对异地与飘泊状态的隐约不安。对她而言，海湾地带正是让她产生地方感的特殊空间，看似陌生，但是她能够敏锐地抓住每一处让她熟悉的细节，甚至在挑选目的地时无数次主动地选择体验这种特殊的感觉，这无疑是为了把陌生空间“地方化”，将外部空间转化为可被经验占据的地方。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迟来的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毕晓普尤其喜欢体验海湾地带的一切，从潮汐、海风，到岸边生物与器物的微小变化，都需要她“通过感知到的体验赋予想象的画面以生动性”（Hollister, 2012, p. 402），并在精确的书写中回收那些微弱却顽固的熟悉感，试图从中捕捉到一丝丝往昔的琐碎，逐步逼近一种迟来的归属。

这种在“陌生-熟悉”和“开放-包裹”之间反复摆动的处所经验在《海湾》（“The Bight”, 1948）中呈现的尤为清晰，诗人以生日当天的海湾漫步为契机，将退潮时分的海湾景象描写成一种兼具停泊与疏离意味的家园想象。此诗写于1948年，这是唯一的一首直接用“海湾”做标题的诗歌，并在副标题中标明“为本人生日所作”，使这一空间经验带有明确的私人纪念性与自我指涉性。由此可见，海湾不再只是可被描写的地理风景，而被置入“自我-时间-空间”的坐标系中，成为诗人确认自身位置的特殊场域。诗人选用这个词也是颇有深意的，“bight”是指“海岸线上的长而窄的凹陷”，恰好暗合了诗人心中理想之地的轮廓和范围。诗人在生日当天漫步于她喜爱的海湾之地，发现“在退潮时分海水是如此的清澈”（Bishop, 2008, p. 46）。海湾的海水“在吸收，而不是在被吸收”，甚至“并未打湿任何东西”（p. 46），这一描写使海湾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克制与悬置的状态；而岸边的“船只显得干瘪/排桩更是干枯如火柴”（p. 46）。这里的海湾并非浪漫化的栖居之所，在退潮中暴露出其隐蔽的一面，它在容纳回归的同时，也让悲凉以同等的强度浮现。被人随意堆叠的船只，则“像一封封撕开的、未回复的信件一样/海湾的各处都散布着陈旧的书信”（p. 47），此处归港的船只无人修缮和维护，带有未能抵达、无法回信的荒凉和孤寂的气息，正如孤身在外的诗人一般的境遇。对诗人而言，海湾既承载渴望，也容纳失落，成为了她的悖论性家园。敏锐的诗人恰恰在“干枯”与“未回复”之间调动起极为细密的感官通道，她在空气中嗅到了一丝由极其微弱的火焰散发出来的气味，意想不到的，“如果你是波德莱尔/你可能还能听到它变成马林巴琴的琴音”（Bishop, 2008, p. 46）。短短的几句诗行，诗人从视觉、嗅觉、听觉等全方位的感官体验来表明海湾空间是如何触发想象，使孤独的体验获得可被聆听与回应的形式。这不禁让人想起毕晓普早期在一篇散文中写过的一句话，“孤独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周围没有任何声音或人的氛围，仿佛是和心灵的地球呆在一起，在那里有高山，有峡谷，有香味，也有音乐：但是独自一人时，心灵便找到了它的大海。”（Bishop, 2008, p. 323）《海湾》中由气味通向音乐的转译，正是这种“孤独-感官-大海”的结构再现，只有在退潮的空旷与寂寥中，心灵才得以听见世界。孤独的诗人与波德莱尔共情，和着美妙的马林巴琴的琴音，真切地感受到海水带来的自由气息，倾听着此处多重的自然之音，更能让她找到“想象的岛屿”（islands of imagination）。

在《硕大而糟糕的画》（“Large Bad Picture”, 1946）一诗中，诗人由挂在墙上的一幅海湾风光的画

作而引发思考。这幅画作是毕晓普舅公少年时代的一幅风景习作，描绘的正是加拿大东部的贝尔岛海峡（Strait of Belle Isle）或者拉布拉多岛（harbor of Labrador）一带的海岸线景象，这幅画与他的其他画作一起长期悬挂在毕晓普童年生活过的新斯科舍的外祖父母家中。正因如此，它对诗人而言不仅仅是普通的室内装饰，还是一种持续在场的空间记忆的触发物，每当毕晓普注视它时，被唤起的不仅是视觉的空间印象，而且是与童年海湾经验纠缠在一起的情感。在这首诗中，她一方面“毫不留情地”认为这是一幅“糟糕的画”，这一判断可能和她自身具有绘画基础与审美的经历有关。但另一方面，她依然无时无刻不眷恋着画中的一切景象，难以割舍画面所牵引出的空间亲近感。诗人看着室内的这幅“硕大而糟糕的画”，在贬抑与眷恋并置的情感张力中，她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抵达，从而赋予了这幅“不完美”画作新的意义。一看到这幅画，她便“想起了贝尔岛海峡或者/靠北的拉布拉多岛港湾”（Bishop, 2008, p. 8）。这一瞬间的空间回返让画面中的海湾把当下的室内观看与过往的海湾体验并置在同一时空中，让人一时难以区分其中的虚虚实实。毕晓普在晚年时期接受访谈时直言，“我喜欢大海和海岸边的一切地方。在巴西居住的内陆地区，我经常看着海岸。”（Bernlef, 1996, p. 66）即使远离海湾，她的目光仍不断地回到海岸线，从而使海湾经验在记忆与感官层面保持着可被重新唤起的活力。孤独的诗人在诗歌的最后不禁发出疑问，停在水中央的那一排小黑船“显然已经到达目的地。/很难说是什么将它们带来此处，/贸易还是沉思”（Bishop, 2008, p. 9）。诗人已然揭示海湾作为阈限空间的本质，它既是现实世界的功能显现，也是主体内在的精神写照，两者被并置在同一空间，表现出海湾地带并非家园的完成形态，却为船儿提供了靠岸的暂时停靠点。实际上，诗人最终通过“沉思”在此地便完成了某种情感的停泊与自我身份的确认。可以说，这首诗展示了海湾如何从客观空间转化为内在空间，并在反复观看与回返中完成对“家”的想象。

在《争论》（“Argument”, 1955）一诗中，毕晓普再次提及布满沙子的海岸线景观：

距离：记住所有的陆地  
 位于飞机的下方；海岸线  
 布满暗淡的深色沙子  
 不易察觉地延伸着  
 一路向前，  
 一直延伸到我理智的终点？（Bishop, 2008, p. 60）

对比《地图》中情绪化的诗人，这里的海岸线给她带来了“理智”，提醒她远离无休止的争论，保持清醒，仿佛一切情绪与争论都必须在这一刻被拉回到一个可以控制的尺度之内。当毕晓普独处于海湾地带时，“远处空间的广阔性能够带来一种萦绕心头的存在感”（段义孚, 2017, p. 44）。可见，海湾地带并不仅仅是一种实体的物质存在，更是已经转化成一种精神寄托，因为“毕晓普眼中的地理主要关注个人层面，诗中的地图和风景是一种认识论、心理或者身份的表达。”（Hollister, 2012, p. 399）换言之，海岸线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表征，它以“边界”的形态迫使主体重新定位自身，使“理智”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在特定空间中被触发、被维持的心理状态。更进一步说，毕晓普描写海湾地带的景象时，时常会出现海滩上的沙子，看似不起眼，实则在某程度上来说“沙质的地表能生发一种愉悦感，海水也能为人体提供支持与接纳”（段义孚, 2018, p. 171）。沙粒踩上去软绵的包裹感能够给人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这种触觉层面的经验与诗中“理智”所指向的精神层面的经验形成了内在的互补，这种“广阔-包裹”的双重结构使海湾地带更像是一种可暂时栖居的空间，诗人得以觅得“家”的温暖。

毕晓普曾说，“家”在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不存在的（Anderson, 2013, p. 34），所以不难理解的是，她的一生都在旅行中试图找到那个心中的“家”，她的旅行并不仅仅指向外部世界的观看与抵达，也包含着对“家”之所在的持续追问。在《旅行的问题》（“Questions of Travel”, 1965）一诗中，诗人对旅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拷问旅行和家的关系，尤其在结尾以一句近乎自我质询的反问收束“我们是否应该呆在家中，/无论家在何方？”（Bishop, 2008, p. 75）。事实上，这里的“家在何

方”赋予了家的不确定性，将“家”从固定的地点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了一种在移动中感知的存在状态。这种“家”的不确定性在《夏日之梦》（“A Summer’s Dream”, 1955）中以梦境的方式获得更为具体的形态。诗人在梦中也找到了那处“凹陷的码头/少数的船只来造访”（Bishop, 2008, p. 47）。这一空间既具有海湾地带的内凹包裹性，又带有人烟稀少的荒芜凉感。因此，这一梦境场景可被视为毕晓普家园想象的一个缩影，她总是在码头和海湾等交界处，通过凝视、聆听与想象不断建构一种“诗意的栖息”。正是在这种现实与想象相互渗透的书写中，海湾成为她反复进入并持续重写的家园隐喻，这是一种既允许靠近，又始终保留距离的归属方式。

毕晓普在诗歌中借由海湾意象不断重返熟悉之地，在现实景象与记忆回溯之间往返穿梭，形成了虚实交织、过去与当下交替的叙述结构。海湾正是在反复书写中逐渐被“地方化”的经验场域，她以细密的感官描写捕捉空间细节，同时将内在情绪与时间回声嵌入其中，使外层的地理空间不断转化为可被经验占据的“内层空间”。可以说，海湾既承担了外部世界的再现功能，更成为她在阈限空间中安放自我和重塑家园想象的诗学媒介。由此可见，毕晓普的海湾书写并非指向一个可被抵达的地理终点，反而更指向一种在开放与包裹、抵达与疏离之间的精神归属，不断地逼近自身存在的向度与意义。

## 结 语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曾指出，毕晓普诗歌中时常浮现一种与自传相关却不等同于“自我意识”的声音，其关注点往往在人和人之间的各种细节的、亲密的联系性，以及人们彼此之间试图产生联系的方式（Cleghorn & Ellis, 2014, p. 8）。毕晓普早年亦坦言，“或许我们一辈子都找不到陪伴我们的伙伴，也不会知道当鸟儿划破长空，独自高飞时谁的心跳会同样加速，即使有一小部分人的心灵和我们如此靠近”（Bishop, 2008, p. 323）。尽管她一生中有很多位亲密的女性朋友，在她不同的人生阶段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其中不乏靠近她心灵的人，但这种不确定的情感状态让她不得不时刻保持着对联结他人的渴望。诗歌中无数次的重提和构建海湾地带是一种被持续化的空间机制，它既是水陆交界的阈限空间，也是自我经验得以停驻与回返的场所。海湾“内凹包裹而又微敞开放”的地理形态，使其在诗中同时具备停泊与出发、安置与疏离的双重功能，这一空间结构与她所提的“体验-时间”所揭示的非线性情感机制相互嵌合，使记忆能够在反复抵达中被唤起，情绪得以在时间延宕与空间回返之间重新安放。由此，海湾书写构成了一种家园意象的重构过程，并不指向一个可被最终抵达的固定地点，而更指向一种在阈限地带持续生成的归属形式。更进一步说，海湾从来不只是客观的地理位置，毕晓普通过一次次进入与反复书写中，被感官知觉与记忆不断叠加，逐渐从外层空间转入内层空间，成为承载身份意义与价值想象的精神所在。换言之，它承载了毕晓普的自我认知与情感投射，让她在持续的移动体验中重新确认自身的位置，缓慢而执拗地逼近一种属于自己的归属与意义。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t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YUAN Li <sup>1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4-2720-4641>

LEI Yanni <sup>1D</sup> <https://orcid.org/0000-0003-1523-7687>

### References:

Anderson, Linda (2013). *Elizabeth Bishop: Lines of conne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巴什拉 (2013): 《空间的诗学》, 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Bachelard, Gaston (2013). *The poetics of space* (ZHANG Yijing, Tran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Bernlef, J. (1996). A conversation with Elizabeth Bishop. In George Monteiro (Ed.), *Conversations with Elizabeth Bishop* (pp. 62-68).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Bishop, Elizabeth (2008). *Poems, prose, and letters* (Robert Giroux, & Lloyd Schwartz, Eds.). The Library of America.
- Bishop, Elizabeth (2011). *Prose* (Lloyd Schwartz, Ed.).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Cleghorn, Angus, & Jonathan Ellis (Eds.). (2014).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lizabeth Bisho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柯罗 (2014): “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 姜丹丹译, 《文化与诗学》(02): 229-248。  
[Collot, Michel (2014). Literary geography, geocriticism and geopoetics (JIANG Dandan, Trans.). *Culture and Poetics*, (2), 229-248.]
- Ford, Mark (2003). Elizabeth Bishop at the water's edge. *Essays in Criticism*, 53(3), 235-261.  
<https://doi.org/10.1093/eic/53.3.235>
- Fortuny, Kim (2003). *Elizabeth Bishop: The art of travel*.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 Gordon, Jan B. (1973). Days and distances: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of Elizabeth Bishop. *Contemporary Poetry in America*, (22/23), 294-305. <https://www.jstor.org/stable/40546786>
- Hollander, John (1983). Elizabeth Bishop's mappings of life. In Lloyd Schwartz, & Sybil P. Estess (Eds.), *Elizabeth Bishop and her art* (pp. 244-25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ollister, Susannah L. (2012). Elizabeth Bishop's geographic feeling.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58(3), 399-438. <https://doi.org/10.1215/0041462X-2012-4008>
- 胡英 (2014): “地理、旅行与家园——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旅行诗学”, 《名作欣赏》(16): 75-78。  
[HU, Ying (2014). Geography, travel and home: On Elizabeth Bishop's travel poetics. *Masterpieces Review*, (16), 75-78.]
- 黄小平 (2022): “毕晓普的诗歌世界: 一种后现代空间解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4): 149-156+160。  
[HUANG, Xiaoping (2022). Revisiting Bishop's poetic world: A postmodern spati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4), 149-156+1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962.2022.04.016>]
- Lowell, Robert (1973). *Histor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cCorkle, James (2019). Elizabeth Bishop's poetics of islandology. In Jonathan Ellis (Ed.), *Reading Elizabeth Bishop: An Edinburgh companion* (pp. 266-279).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3366/edinburgh/9781474421331.003.0019>
- 梅新林 (2015): “文学地理学: 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 《浙江社会科学》(03): 122-136+160。  
[MEI, Xinlin (2015). Literary Geograph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3), 122-136+160. <https://doi.org/10.14167/j.zjss.2015.03.015>]
- Millier, Brett C. (1993). *Elizabeth Bishop: Life and the memory of i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oretti, Franco (1998).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 Verso.
- Shell, Marc (2014). *Islandology: Geography, rhetoric, poli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and, Mark (1983). Elizabeth Bishop introduction. In Lloyd Schwartz, & Sybil P. Estess (Eds.). *Elizabeth Bishop and her art* (pp. 242-243).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塔利 (2025): 《处所意识: 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 方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ally, Robert T., Jr. (2025). *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FANG Ying, Tran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段义孚 (2017):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 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uan, Yi-Fu (201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WANG Zhibiao,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段义孚 (2018): 《恋地情结: 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 志丞, 刘苏译。商务印书馆。

[Tuan, Yi-Fu (2018).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ZHI Cheng, & LIU Su,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Tóibín, Colm (2015). *On Elizabeth Bisho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特纳 (2006):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 黄剑波, 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urner, Victor (2006).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HUANG Jianbo, & LIU Boyun,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范热内普 (2010): 《过渡礼仪》, 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

[van Gennep, Arnold (2010). *Les rites de passage* (The rites of passage) (ZHANG Juwen,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White, Kenneth (2018). *Le plateau de l'albatros* [The albatross plateau]. Le Mot et le Reste.

张跃军 (2017): “毕晓普巴西主题旅行诗歌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解读”, 《外国文学》(04): 27-35。

[ZHANG, Yuejun (2017). Reading Elizabeth Bishop's Brazil-related travel poems in the light of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Internal Colonialism. *Foreign Literature*, (4), 27-35.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7.04.004>]

赵佳 (2022): “‘地理诗学’视域下的地理实践和文学创作”, 《国外文学》(02): 29-37。

[ZHAO, Jia (2022). Geographical practice and literary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etics. *Foreign Literatures*, (2), 29-37. <https://doi.org/10.16345/j.cnki.cn11-1562/i.2022.02.013>]

(校对编辑: 朱婧萱 熊晨菲)